



魯齋遺書卷十

附錄

元勅辭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
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
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
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
陳斥奸志靖與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曆
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
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
爰申卹典用賁玄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

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尚期有知服茲無斁
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
月 日

行實

公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于河南新
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于衛甲寅京兆宣撫
使廉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
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
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
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

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奉詔定官制七月正
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遷葬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
上脩授時曆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
院事十七年春曆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
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
祀夫子廟庭先生幼有異稟賦性端慈與群兒嬉即畫
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
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
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

不忘嘗問其師曰誦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神道碑

歐陽玄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

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陞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旣沒之三十二年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世祖之爲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容元會合

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
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不可以厭服天下
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
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
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
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竒之謂其
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之
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
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
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
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
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
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
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
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
因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
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
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
內政虐還自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
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

伎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
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
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
微詣者惛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
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
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
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
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
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
義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于家即至

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
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敷對時相王
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
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
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竇為太子太傅先生
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
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
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
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
為國子祭酒竇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

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 至應命至燕
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爲校以
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
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
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
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
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
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
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
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

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
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摹曰中書大要曰爲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
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
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
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之上特用先
生爲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
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勲舊二笈才德三所

學迂恐於聖謨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
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
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
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
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
御史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
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
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
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
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
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粗有序張
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
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自程之越三歲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
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
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
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
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
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
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

官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
爲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于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
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
商言于塗農弔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
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
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
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
達用爲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
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
神爲終雖時尚杳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輟往進

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
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
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
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
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
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爲慊世祖以
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
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
洛數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
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

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斷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出世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出世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

之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子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公夫

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
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
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
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
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
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爲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
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上
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
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
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
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
林國史院經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
次從宗章珮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
都元帥甯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
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
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
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
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
生日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
非天與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

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近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

無往而非斯道之著行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壬斯道爲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蠶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夕思惟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曰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極軋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輶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廩公恥素飡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

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爲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元史

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

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竒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而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

稍稍從之居三年間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成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網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主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恩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之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

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大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華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盡臣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爲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

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銜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
俄除左丞銜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銜出銜出及闕還
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
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下事不報因
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
代者銜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
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
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銜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
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
銜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之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
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
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
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
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
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
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
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
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銜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

曆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卜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

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
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
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
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
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
矣其善樂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
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餒怡
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風拔木雷電懷人無
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
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

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
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
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
力行爲名士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
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
不相上下蓋十百而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蓋一世
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
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祀事名魯齋

書院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通鑑

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衡爲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燉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

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
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教者當
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
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
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
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
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
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
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
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

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弟子者皆能自立為
世用矣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
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
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
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
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陞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
事常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衡居家勤于自治公愛兼
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廟庭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
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

百餘年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中統書

己酉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憚而罷

辛巳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生徒

丙午以許衡爲國子祭酒初以衡爲太子太傅以不敢當師傅禮辭不拜故有是命

戊寅詔竇默許衡乘驛至開平

至元書

戊子詔許衡于懷孟

戊申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丙午以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

丙子帝御高果後行宮觀劉秉忠許衡等所起朝儀大說舉酒賜之

乙酉許衡以老疾辭中書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納還舊俸詔以新俸給之

壬申將相大臣將以聲罪南發爲請驛詔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之此其時

矣帝然之

丙戌劉秉忠等上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敢廢墜後之

甲戌以大明歷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徒知歷書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

至元十五年壬午置太史院王恂掌院事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京師
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

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臺于大都像儀圭表皆銅爲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建候官從之

十七年丁亥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十八年三月戊戌許衡卒

考歲略

先生十餘年時有道士謁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遊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額頗暗清

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

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史先生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父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是時國日以感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占者

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

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為

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以維

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

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坐終日出入

經傳泛濫釋老不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

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

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

食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
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廢
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
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
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學
唯遂悉取向來簡帙杜人之使無大益皆自小學入
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
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
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
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
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
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
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學
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
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不
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
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